

恶貂

• 荒羽 • （所爱非人系列）

他霸道的宣示如此熟悉又遥远，

她心痛又迷惘。

为何他眼里有爱、有恨、有怒，还有更多的痛？

花与梦 第八辑 主编 珠雅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

芑羽◎著

恶貂

言情界老牌名家，白白净净的女生，想象力总是那么令人惊奇，在她天马行空的文中，总是有许多匪夷所思的构想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花与梦 (第八辑)

主 编：珠 雅

策 划：花季文化

责任编辑：吴日珊

封面设计：林文生

出版发行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：0471 - 4971950

印 刷：广州快美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：120 字数 2880 千字

版 次：200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978 - 7 - 204 - 09545 - 2/I · 2010

定 价：216.00 元(全 48 册)

为维护合法权益、尊重作者版权，未经协议授权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、复制、重制、改动、变更、发行、播送、散布、表演、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。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(<http://www.coapu.org/>)。凡侵害花雨版权的，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。

楔子

星空异动，恶兆显现。

四神宫之一的“观星”从容抬头仰望，难得地一脸严肃冷抑。

平静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吗？

他沉吟着，忧心忡忡。

千方百计，防了又防，堵了又堵，却仍改变不了命运吗？

天生的帝相，注定的皇子，从小就霸气凌人，不可一世。

不能掌控，无法驾驭，象征着战乱与破坏，血液里尽是斗争好胜的因子。

即便是非人的诅咒，也关不住那份顽强的猖狂……

“厉王”，始终是一根在背的芒刺。

从容暗暗一叹，也许，是他太大意了……

当年的脱逃，还以为人间界能约束貂儿的行径，不料，复杂难测的人性反而助长了貂儿的乖张，人间界，竟成了他修炼的最佳道场！

如今，眼看山雨欲来，风云变色，敢情，貂儿已得知了

自己真正的身份了，要是让他恢复记忆，还原人形，到时反扑成功，一举擎天，那么，整个仙界将永无宁日。

他该拿什么来收伏这只四兽中最难缠的角色呢？

冷血，残酷，野心勃勃，为求目的，不择手段，要驯服那只貂，不能用一般的方法……

他正拧眉思忖，一名小厮来禀：“大人，‘武曲’大人来了。”

他转过身，敛藏起忧色，才道：“快请。”

“是。”小厮立刻请“武曲”守剑进入云仙洞天。

守剑一身银色天丝铁甲，头戴半罩盔帽，只露出鼻尖以下的脸庞。

她腰系神剑，踩着笃定步伐，威风凛凛地走了过来。

“从容，你找我有何事吗？”守剑一双灿若明星的黑瞳透过面罩，直盯着他。

“守剑，你追缉貂儿，可有进展？”从容请她入座石椅。

“那只银貂可机灵了，神出鬼没，行踪如谜，那天在玉皇面前将丽妃和平常的魂魄劫走，一溜烟地又消失在人间界，不知去向，可把我的人马耍得团团转。”守剑冷哼。

“他从以前就特别聪明刁钻，否则，不会得到‘厉王’的封号，也不会让玉皇如此惊恐戒慎。”从容轻叹。

“早知如此，当年就不该放过他。对一个觊觎王位的人，即使是自己的亲弟弟，也不能心软。”守剑严正地哼了哼。

“你对玉皇还真是忠心耿耿……”从容若有所思地道。

“你不也是吗？”守剑瞥了他一眼。

“当年，他命不该绝，这是他的造化……”他不得不承认，天命难违，即便犯下滔天大祸，厉王总能在紧要关头逃过一死，这不是造化是什么？

“命不该绝？所以才决定将他咒贬为兽？可是，他似乎连当只兽也不安分，此刻在人间界也极尽所能使坏，你这位无所不知的‘观星大人’难道算不出这种结果？”守剑冷笑。

从容静静地任她讽刺，微微一笑。

“命是定数，但运随心转，我能测的，也只不过是走势，而非结果。”他摇扇轻拂，悠闲以对。

“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推卸责任？”守剑嘴角微扬。

“有吗？我只是在解释，星象永远只能当个参考。”

“但你当年却一言断定，二皇子‘厉王’命主灾祸战乱，才引发先帝戒心，传位予大皇子……”她轻哼。

“没错，就星象来看，的确如此，厉王的强悍残暴，具刑克及反逆之象，他出生之日夜空流火，金星凌日，乃不祥之兆。这种人……不适合当玉皇。”从容正色道。

“这么明确的断定，你还说星象只能参考？”

“我能断定厉王的命，但是……他逃过死劫，沦为野兽，交由我看管，这一切，都是他的运……”从容目光远眺，遥想当年的乱事，仍不胜唏嘘。

“而你却又让他逃了……我说的没错吧？四兽私逃落

凡，你其实早就知晓，却故意不阻拦……”守剑语带苛责地瞪着他。

从容一顿，也不否认，“也许吧。”

“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从容，你明知貂儿有多危险……”她蹙眉冷哼。

“就是危险，才将他流放，只是，没想到他在人间界竟然如鱼得水，不但吸收人气，大闹凡间，甚至还可能还原人形，重返天庭与玉皇争霸……连着闯过两个劫数，这，就是他的运……”从容叹道。

“哼，好吧，就算他福大命大，但这一次，我会亲手解决他！你可以不必再伤脑筋了。”守剑起身，自负地笑了。

“你收拾得了他吗？守剑。”从容注视着她。

“怎么？原来你是担心我打不过他才找我来的吗？别忘了，我可是战神之女。”她讥讽道。

“我只是要提醒你，他比你想象的还要强，他的法力和迷魂术都不可小觑，千万别大意……”他轻声道，话似乎只说了三分。

“放心，我从不轻敌，再说，我可不像般若、平常一样愚蠢，搞不清楚职责和任务，到最后还赔进自己的性命。”她嘲弄道。

“般若和平常，这也是他们的宿命啊……”从容轻声道。

“哼，又是宿命，我可不信这一套，从容。”她啾笑。

“我知道你不信，但很多事都是冥冥中自有定数……”

“就算有定数，也必须由我自己决定，你不是曾说过，我这个人无血无泪，所以绝对没任何事能动摇我，对于厉王，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”她嘲弄地道。

“没错，我不该担心的，因为你拥有‘夺魂’的武器，唯有你才能与他抗衡，也只有你，才能杀得了他……”他喃喃地有如自言自语。

“是啊！我有这把神剑，这不是你之前向玉皇力荐我去对付银貂的主因吗？你就放心吧，玉皇下令杀无赦，貂儿的命是我的了！”她拍了拍腰间的长剑，傲然地笑了笑，转身离去。

从容盯着她的背影，又陷入了深思。

让守剑去对付貂儿，事实上是一场危险的赌注，而他唯一的筹码，只有相信守剑，相信她能用她最厉害的武器，夺走厉王的命。

不论输赢，最后，貂儿的生死，只能由一个人来决定……由守剑来决定。

第一章

人间界

一笔全世界最惊人的军火交易悄悄地在网络上完成，一批才刚被美国军方研发出来的智能型杀人武器，上星期才被偷窃，这星期就被人上网拍卖，成交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。

据闻，整个案件是由一个自称“恶貂”的人所主导，他在网络上号称“拍卖大师”，只要有人敢买，他什么都卖，而且还专卖一些耸人听闻的东西，譬如人体器官、人体基因、军火枪械、电子最新科技，甚至，他还卖人、卖命、卖灵魂……

他的行径嚣张，完全无视国际法律，每一笔交易都在挑战整个世界的道德尺度，进而冲撞了整个世界表象的和平。

他混淆是非，挑拨善恶，从他出现开始，乱源就像把野火，从虚拟网络烧向现实世界，不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，人与人之间也受了不小的影响。

至今，只要他现踪之处，必有事端，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诡异骚动，仿佛带着某种恶质的魔力，煽动着人心往黑暗堕落，怂恿人们挣脱意志的束缚，向欲望称臣。

根据全球警方得到的信息显示，他有一大群为他卖力的

成员，这些成员遍布全世界，包含各个阶层，个个忠诚不二，他们以他为首，任凭他差遣，因此，以“恶貂”为主的势力俨然成了一种另类的恐怖集团，令各国政府头疼，却又防不胜防。

没有人抓得到他，更夸张的是，从来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长相，即使用尽现代科技，也查不到有关他的一切蛛丝马迹。

美国 FBI 曾派遣许多干员想揪出“恶貂”，但所有的干员都一去不回，好像只要跟他接触过的人，就会平空消失，音讯全无。

因此，网络已有人流传，说他根本不是人，他是个“妖怪”！

吃人的妖怪……

而就在美国军方放弃找寻“恶貂”，转而忙着调查那批杀人武器的幕后买家时，这位传说中的主角则在他的私人豪宅里大肆庆祝他的生日。

第……

四千九百九十九岁生日。

气派非凡的中式古殿，四根挑高圆柱撑起一方宽庭，十位顶尖乐手正弹奏着古筝、扬琴、二胡等乐器，悠扬曲音绕梁，伴随着袅袅檀香，意境分外优美宜人，令人仿若置身仙境。

然而，这样的场合，数十位与会者却个个打扮入时，穿着最时髦的流行服饰，品尝着最精致可口的西式餐肴，聊着

最现代的话题，整个画面，有如被恶搞的电影，时空错乱，诡奇独特，却又意外的有种冲突的和谐……

只是，在人间界这个年代，只要分量够重，权势够大，任何无厘头和混乱的搭配，都会被说成“有特色”，没有人敢质疑，更没有人敢批判。

“恶貂”奉滔天斜倚在他那张披着皮毛的大椅上，左手搂着一个艳丽女子，右手端着酒杯，笑看着眼前一切，打心眼里嘲弄这个人类世界。

“真是有趣，这里的每个人都像是玩具一样，明明胆小恐惧，却又喜欢装腔作势，自以为是……呵呵呵，玩弄这群人，真是件有趣的事……”他边啜着酒，边轻轻冷笑。

拍卖其实可以看出人性，从每一笔交易中，他就能猜出买客们的心思，人类的贪婪和自私，在许多行为上彰显无遗，以前有位老学究说什么“人性本恶”，说得还真精准，比起禽兽单纯为生存而活着的本能，人类的一生可真是可笑的悲剧啊！

努力想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却又胆怯地只能向别人求得认同，一生为喜怒哀乐所苦，被病痛意外折磨……

拼命想掌握什么，事实上却什么也掌握不了，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横冲直撞，撞出活路的就叫成功，撞进死胡同的就叫失败。

坦白说，他觉得当只貂还比当人快乐些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一旁的女子不解地抬起头看他。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在自言自语罢了。”他嘴角一勾，双

唇扬起一道漂亮的弧线，原本就俊朗的脸庞更添迷人风采。

“干吗自言自语？无聊吗？无聊的话，要不要我陪你进去……”女子迷乱地仰起脸，指尖在他敞开的衬衫领口划着，眼中尽是挑逗之意。

“你也只能陪我上床而已……”他盯这个纯粹用来打发无聊的女人，慵懒地讥笑。

“什么啊！好过分……”女子作态地捶他一记，娇嗔不依。

她话未说完，他已低头攫住她的唇，狂野地侵袭。

不过，不到三秒，他就意兴阑珊地放开她，倏地站起。

啧，没味道了！这个女人他尝遍玩遍，已经腻了。

“滔天……”女子不解地眨着情欲难耐的双眸。

“你可以走了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”他嫌恶地瞥她一眼，起身走向人群。

女子错愕地杵在椅子上，完全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在转眼间遭到抛弃，她成为奉滔天的新宠才不过一星期而已。

奉滔天可没空再理她，他踩着优雅的步伐走进场中，众人的目光顿时全牢牢地被他吸引。

黑衬衫，黑长裤，一身的黑色系简洁统一搭配，却勾勒出独树一帜的修长轮廓以及非凡的潇洒身形。

他长得酷俊有味，有型有款，极具线条层次的中长发向后梳拢，垂覆到后颈，一张朗朗清爽的脸庞散写着沉着的自信，仿佛在向每个人宣示着他的卓越与骄傲。

眉目犀利，鼻梁高挺，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掌控一切的气

势，但总是扬起一边嘴角的小动作则泄露了他性格中的灵黠与刁钻。

他其实沉稳而不沉重，高大敏捷的肢体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性感和魅力，有如伸展台上男模的迷人时尚印象，不同于时下刻意营造的硬汉与英雄，他展现着属于另一种精英权贵的男人，一种近乎主宰，不容违抗的雄性存在。

这种人，天生是个王者，不论把他放在哪一个地方，他与生俱来的领袖特质都会自然表露。

而奉滔天本身也相当清楚这一点，尤其在得知自己真正的身份之后，他就更不甘偏安在这个人间界。

厉王……

原来他不是兽，而是个皇子哪！

这貂形，不过是个诅咒，是困住他的囚笼。

这就是真相。

一个被恶意蒙蔽的事实。

多亏了凤儿，他终于解开了几千年来的疑惑。

他那位“兄长”为了打压他，竟将他弄成了这副非人德行……

虽然他尚未恢复记忆，但这个仇，他可不能就此善罢甘休。

奉滔天在心里冷哼，脸上却不露心绪，仍对着场中的宾客微笑。

“生日快乐，奉先生。”有人举杯向他道贺。

“谢谢。”他从服务生手中端起酒杯回敬。

“您的房子真美，若非受邀来访，还真难想象在T市还有这种宫殿般的豪宅。”那人惊叹地环视亭阁外的小桥流水，在宫灯的照映衬托下，看起来有如仙境。

“这只是个小小的模型罢了。”他轻笑，不过是复制仙界的一部分，就让人们叹为观止，真可笑哪！

“模型？”那人愣了一下，不明所以。

“是啊！真正的仙境，可比这个地方美上好几百倍。”他目光上飘，盯着廊外的黑暗天际。

“您看过真的仙境吗？”那人质疑。

“当然……”他丢下一记高深莫测的笑意，转向一位正朝他走来的外国男子。

“奉先生，久闻大名，今天第一次见到你的真面目，实在太让我意外了，没想到近几年来赫赫有名的‘恶貂’，竟会是个如此俊帅耀眼的年轻人……”那位外国男子客气地对他伸出手，眼神却显得太过热切。

他伸手与对方轻轻一握，嘴角又微微上扬。

来参加他生日宴会的人，都是经过他挑选的，有的是他拍卖事业的属下，虽然美其名为他工作，但事实上只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已，他们散居世界各地，从网络上协助他的拍卖事宜，很多人都是今天第一次见到他，与他面对面接触，几乎每个人都兴奋莫名。

此外，还有不少是那些什么情报单位派来的人马，他们到处追缉他，让他烦不胜烦，索性将他们全部请到这里，一次解决……

呵……没错，他等一下就会一口气将这群人类全都消灭，因为，他已不再需要他们了。

他未来的战场将不在人间界，而在天庭，在承天宫！

“不然，你以为我该长得什么形状？”他故意反问。

“我以为，你年纪应该更大一点……”那名伪装成媒体人员的情报干员笑道。

“呵呵呵，我的年纪，比你想的还要大哦！”他笑了，笑得森然而危险。

那干员一怔，没来由地头皮发麻。

奉滔天接着走向庭廊中心，举起酒杯，对着每一位宾客朗声道：“今天，非常感谢各位的莅临，承蒙各位抬爱，我的生日才能过得如此开心，接下来，就请各位好好享用我特地为各位准备的节目……”

他说罢，一挥手，十来位身着性感古装的娇艳少女莲步而出，随着丝竹之音，翩然起舞。

宾客们惊喜低呼，没料到会安排这样的表演，每个人都屏气凝神地欣赏，被少女们曼妙的舞姿迷炫得目不转睛。

奉滔天微微一笑，转身走开，沿着阶梯步下亭阁，脸上的笑意迅速敛去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抹狠恶讥讽的神情。

吃饱喝足，尽情欢笑，你们就尽量多留恋这人世吧！因为，再过不久，这里的一切就将化为平地，到时，所有的人将化为一堆血骨，成为他挥别人间界最佳的祭品……

他站定，从口袋里掏出烟，为自己点上一根，白烟吞吐，俊朗的五官竟有些变形，有那么一瞬，他的眼神仿如一

只凶恶猛兽，闪烁着令人惊颤的狰狞和残酷。

就在他踩着悠哉的步伐继续往大门前进时，陡地一阵轰隆大响，大门整个倒塌，一个身着银甲的武将率领着一群猛士，狂肆地登堂入室。

正在观赏舞蹈的宾客们都愣住了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这群古代战士，心里直觉地认为，这会不会又是奉滔天安排的另一个余兴节目？

奉滔天眉心一蹙，冷冷地盯着眼前的不速之客，讥讽道：“武曲大人，你就非得用这种方式登场吗？太惊人了吧！”

身穿银丝软盔甲的守剑向前跨了一步，冷哼：“你的生日宴会办得如此盛大，我又岂能不隆重出场？”

“你这样带着大批武将闯入，会吓着我的客人的。”他不悦地道。

“那又如何？他们的感觉我可管不着，我的目标，只有你。”守剑啐道。

“你还真烦人，武曲大人，这段时日你难道都没其他事可做了吗？”他对她这阵子的紧迫盯人已经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我目前的工作，就是杀了你这只恶貂，回去向玉皇复命。”守剑的表情藏在半截面罩之下，看不出喜怒，不过她的口气倒是充满杀气。

“你明明就杀不了我，还敢口出狂言。”奉滔天冷笑。

“你的本事，也只是逃得快而已。”守剑反讥。

几次追猎，都被他使诈脱逃，害她无法亲手解决他，真

要说起来，她比他还要更为不耐。

“我逃，是懒得和你交手，我的对手不是你，而是你效忠的主子玉皇……”他根本不想浪费时间和她打混仗，他要直接对付玉皇……他的亲哥哥。

“凭你这只野兽也想和玉皇争霸？太可笑了！”守剑蔑笑一声。

“注意你的口气，守剑，也许将来，我会是你的主子。”他森然地指正。

“哼，你在做梦吗？奉滔天，你能不能活过今晚都还是个问题呢，还妄想当上玉皇？”她嘲弄道。

“很多事，都很难说……”他眼神危险地眯起。

“的确，世事难料，但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，我可不像平常和般若他们那样愚昧，我和从容早已誓死效忠玉皇，你趁早死了这条心，乖乖束手就缚，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”守剑嗤笑。

奉滔天的表情一沉。

他一直不愿与守剑正面冲突，并非有所忌惮，而是在考虑是否要拉拢她加入他的阵营，以她在天庭拥有的兵将势力，得到她的协助，要反击玉皇将如虎添翼。

不过，如果无法将她变成伙伴，那就没有留下她的必要了，与其让她成为难缠的对手，不如先除掉她，省得麻烦。

“看来，你仍然迂腐不化，认不清事态。”他的右手缓缓聚集了能量。

在他眼中，守剑根本不足为惧，即使她神剑在手，武功